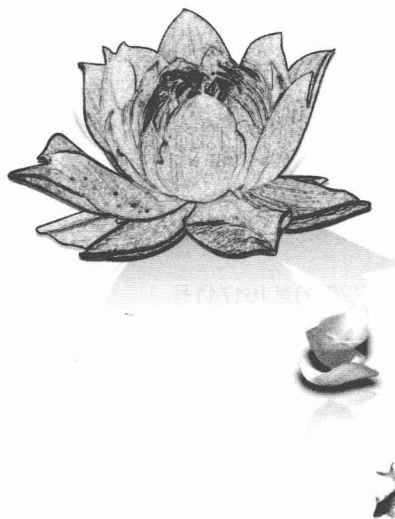


心是莲花盛开

【佛经】中的清净本因

人生原来如此简单，就如一朵莲开在水里
淡定的面庞悠然展向天空
不去在意纷扰，不去忧虑明日。
静静地，静静地仰望唯一一次的生命

陈韵鸮 / 高盼◎著



心是莲花盛开

XINSHILIANHUASHENGKAI

陈韵鸢 高盼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是莲花盛开 / 陈韵鸢, 高盼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9-04431-2

I. ①心… II. ①陈… ②高…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欣赏—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741号

心是莲花盛开

——佛经中的清净本因

XIN SHI LIANHUA SHENGKAI

陈韵鸢 高盼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李子

责任编辑: 李子 李梅

装帧设计: 案山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97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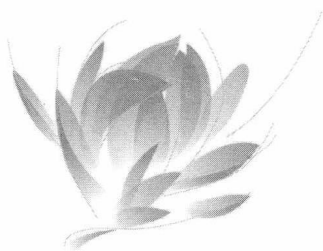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431-2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录 目

一池静水……………001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惜生……………009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止水无痕……………019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心外繁花心内开……………027

——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杳杳岁寒……………035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心是莲花盛开……………045

——从来不着水，清净本因心。

心若云归……………053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千山万水寻来……………059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只有春风似我闲……………067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翻云覆雨手……………075

——深信高禅知此意，闲行闲坐任荣枯。

以身外身，做梦中梦……………085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花事了……………093

——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身在云深处……………101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杯纯净……………109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时光如昨……………119

——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

拈朵微笑的花……………127

——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禅月……………135

——曾见奇人说，烟霞恨太遥。

白莲……………143

——谁知不染性，一片好心田。



心香一瓣

.....151

——衷肠已诉无人会，唯有清风明月知。

我有神珠一颗

.....159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生若飞鸿

.....169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如黛之夜

.....177

——良宵无限意，东岭月初生。

繁枝依旧

.....187

——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清欢

.....197

——回首烟波里，渔歌过远村。

生是过客

.....205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一池静水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生于南北朝，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战乱与纷争，搅扰着人们的生活，无处安宁，生死无常。如此噩梦萦绕的时代，正给予了佛教滋生的土壤。

梁朝是南朝难得的繁盛时期。建立梁朝的萧衍也是南朝皇帝中最有思想的一位，加上此时的北魏被内乱和起义困扰，无暇南顾，就使得梁朝的经济和文化不断上升。在梁朝仅有的五十五年光阴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文人和诗人。这样的盛况，只有后来的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

正在中国大地上滋生蔓延的佛教，引起了梁武帝的兴趣。这个要拯救天下万民的勤勉皇帝，开始了每天的诵经生涯，他甚至亲自



撰著经书和经乐，在全国广建寺院。于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的兴盛，梁武帝可谓功劳显著。

梁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一个年轻人正于塘边捕鱼。一尾、两尾、三尾……年轻人听到鱼在竹笼中挣扎，便将竹笼沉到水下。有两尾鱼从竹笼中游了出来，在一旁观看的人惊呼起来，年轻人却淡定地说：“没关系，游走的定不该归我所有。”旁观者摇头走了，年轻人将竹笼捞上来，准备带着剩下的鱼回家，此时却见一头陀立于旁。

头陀，是梵语中洗净烦恼、抖擞精神的意思。在印度，僧侣们都要通过苦修来洗净一身的烦恼，以抖擞精神，虽然他们行乞而生，却有着超越世人的智慧。于是人们将四处云游的僧人称为头陀。

此时人们尚将印度称作天竺。年轻人看到的头陀，皮肤黝黑，毛发浓密而卷曲，一看就是从天竺而来。头陀对年轻人施礼说：“我叫达摩。”

没错，这位正是被称为禅宗祖师的达摩。他生于婆罗门族，出家后便倾心于大乘佛法，立志要将佛法的精妙传于世人。他知道在天竺的周边，尚有很多国家不通佛法，就发愿要用正法引导他们。于是他坐船来到了广州，自称是佛教禅宗的第二十八代传人，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之旅。然而他所传的禅宗之法，并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他只能一路北上寻找明主相知。这一日，他来到了义乌，见年轻人沉篓放鱼，便停驻而看。

此时的达摩还没有见到梁武帝，还没有一苇渡江，更没有在少林面壁，更别论衣钵的传承了。虽然面前的只是一个世俗的捕鱼人，但在达摩的眼中，却是一禅心慧根。世人眼中的愚笨之人，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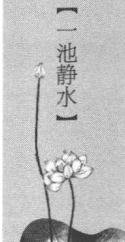
在达摩眼中佛光四溢。

于是达摩对年轻人说：“我和你曾在毗婆尸佛的像前发誓说要普度众生，现在兜率宫中还存有我俩的衣钵，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呢？”年轻人被问得一头雾水，达摩便让他看水中的倒影。年轻人更感奇怪，这日日所见的池水倒影，今又有何不同？然当他俯身观看时，他所见的不是日日得见的打鱼郎，而是佛光四溢的宝相。年轻人此时大悟，顿时明白了自己身份，起身就对达摩说：“打铁炉前自然有很多生锈的铁器，好医生的门前自然有很多的病人。我忙着普度众生，哪里有心思返回兜率乐土？”达摩笑了，他指了指松山的顶上说：“你可以在这里修行传道。”年轻人与达摩相视一笑，就此别过。

这则故事，记录在宋人所写的《传灯录》中。其故事的真实性不可考，但后世之人，都普遍将这位年轻人看作是兜率天的弥勒转世，于乱世拯救苍生的菩萨。这位年轻人就是中国第一居士——傅大士。

此时的傅大士还叫做傅翕，他早在几年之前，就娶了刘妙光为妻，生下了两个儿子。天性的慈悲，使他能捕而放鱼，因此在悟到前缘之时，也并没有抛妻弃子地遁入空门。达摩所指的松山，山灵水秀，因为山上总是飘浮着黄色的云朵，又被当地人称为云黄山。傅翕就带着妻子妙光来到此处种地，时而帮他人打工来补贴一下家用。虽然白天辛苦劳作，晚上他仍会勤奋修行佛学知识。

傅翕耐得住寂寞，在山中一待就是七年。然而他虽远离尘嚣，其慈悲之名却慢慢传扬开来了。一次他发现有人来偷他种的粮食和蔬菜，他不仅没有责备、惩罚对方，反而是装了满篮满笼的粮食蔬菜给偷菜贼。在傅翕的眼中，那人偷的不是菜，是生存；他施舍的





也不是菜，而是善心。

没有师父，傅翕就凭自己的聪颖，在经文中自悟佛道，并以儒道为辅，来参悟玄机。一天，傅翕在家中入定，竟看到了释迦牟尼、金粟如来和燃灯古佛，他们都将佛光照到了他的身上，于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楞严定境了。

在所有的经书中，《楞严经》可以说得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书，它所讲的是如何破除世间的一切魔障，如何在修行中不入迷途。所以佛教历来将《楞严经》视为众魔的克星，僧众们每日的早课都要诵读“楞严咒”，并以“楞严会”来驱除魔障。以此修行，必能克服所有的魔怨留难，令人正解菩提，修行圆满，此即进入了楞严境。这一直指心性的经书，也因此成为了禅宗的重要经典。

进入了楞严境，傅翕就智慧圆通了。他悟道后曾作了一首偈：“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首颠倒诗极其难解。空着手又如何能拿锄头？既然是步行又如何能在骑水牛？水和桥的运动为何会颠倒了？世人看到的是诗文与现实的不符，却不知此是空下心来看世间的道理。

人要如何才能拿到锄头？不是要让两手空下来才能办到吗？手中有物，就休想把锄而耕。不空手把锄头，那才叫做矛盾。世人往往执著于色相，对有形的事物眷恋不已，诸多不舍造就了世间的诸多烦恼。岂知空才有所得，空才能拾起智慧。

可空下一颗心又应该如何做？那就是步行亦可，骑水牛亦可。万物无差别，它们虽有各自的形色相貌、运行规律，但本质是相同的。就如步行和骑水牛，都是为达到某个目的地。如果只看到了色相的不同，只关注舒适与否，就远离了万物的真相。其实富亦可喜，贫亦可乐，只要明白了万物本质的无碍，自能喜乐无忧。

人生在世，其实就如同过桥。人走桥上过，认为是桥不动，水在动。就好像人生是规定好了的一条道路，我们的喜乐不过是其间流动无碍的流水，对我们的道路并没有妨碍。但事实是，桥下的流水是我们的本真自性，它川流不息，变化自若，没有定形，似乎也没有定性。但它总是随物赋形，无怨无由，自然纯净。看似流动的流水，却保持了最好的心性。所以不动的是流水，动的却是我们走的路。它随着心性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定性，没有方向，一个转念就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要知若能得一池的静水，方能四方无碍。

能空下一颗心，明白万物的本质，保持自性的不动，就能自悟无上菩提。这正是傅翕所要传达的禅思。虽然文字能说明一些道理，但如果执著于文字的表象，我们很难探究到它的真相。毕竟文字也是色相的一种，不可执著。

傅翕以这种颠倒的文字趣味来阐释深奥的佛理，这在他之前是绝少见到的。他以儒道的文字智慧，来颠破文字的迷障。一旦能勘破其中的玄机，就能如拨云见日一般的彻悟。傅翕所创造的，是一种真正具有中国风格的禅。这与达摩以面壁来屏蔽外界迷障的禅宗相比，更见大乘的真谛。自此，傅翕发明了“明心见佛”的禅宗修心之法，倡导“知佛在内，不向外寻”的禅修之法。

所以中国禅的真正源头，还在傅翕这里。他圆通的智慧，使文字的妙趣成为禅林的法宝，于颠倒迷惑中，见禅的灵光。后世六祖惠能所唱咏的，也是傅翕的明心之学。自此，傅翕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开始了他讲演佛法的人生，此后被人尊称为傅大士。

在傅大士开始宣讲佛法的时候，达摩见到了梁武帝。信奉佛法





的梁武帝却无法了解达摩的禅思，在他看来礼佛奉佛的诸多善举，在达摩的眼中却毫无功德。得不到赏识的达摩，便一苇渡江，去了北魏。

要空下一颗心来体悟自性的本真，并非一件易事，禅宗的玄妙也非轻易能够参破的。傅大士明白禅宗传播的艰难，于是安心居于松山修道弘法，这一做又是七年。为了化解众生之苦，他先和妻子一起卖掉了田地产业，来供养诸佛和大众。其后因为灾荒，他不得不卖掉妻子来赈灾。其后他的妻子被送了回来，他的事迹也在当地传播开来，更多的人来学他赈灾，更多的人来学他礼佛。

不过在世人眼中的傅大士颇有些怪异。由于一直没有剃度，他算不得真正的僧人。他的衣着打扮十分怪异：戴着道冠，穿着僧服，踏着儒鞋。南怀瑾曾说，这“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儒家的济世，道家的玄妙，佛家的自性，傅大士所创造的中国禅，正是融汇了三教精髓的现世佛教。这是用“世间法”来度人“出世”，即是指人应该有佛教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伦理，才不会步入魔途。这正是符合中国人文思想的佛禅理论。

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了后世中国文化的重要意识形态。大凡文人都需修得这三者，方能于入世、出世中圆通自在。这也为后世禅诗的盛行埋下了根基。宋朝的宰相王安石就在他的厅堂中悬挂了傅大士的画像来尊崇这位中国禅的祖师，其上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诗：“道冠儒屡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龙华是佛经中的龙华树，即弥勒菩萨悟道的菩提树。这位合三教于一体的居士，为中国佛教贡献了最重要的思想根基，其成就便与他的弥勒转世身份相应了。

在傅大士的苦心经营下，他有了一批忠实的信徒，可谓人才济济。但要让禅宗得到弘扬，还是需要统治阶级的帮忙。于是在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傅大士进京面圣。当然，他比达摩更清楚梁武帝的心思，给梁武帝讲了上中下善，肯定了梁武帝的善举，故而与之相谈甚欢，受到了不俗的礼待。

在京城期间，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这种超然于外的境界，更令梁武帝敬重。于是他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哪知傅大士拿着戒尺往桌上一敲就下座了。当梁武帝茫然无措的时候，一旁早已成名的宝志禅师就宣布说：“大士讲经已经完毕。”众人茫然，唯宝志禅师解得其深意。须知《金刚经》所讲为万物皆空，这一敲即是空，即是对色相的棒喝，是在破除对相、声、文字的执迷。

梁武帝不懂，但却被其玄妙所摄，傅大士的名声也日益高涨了。苏轼曾写过“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达摩曾想点醒梁武帝，不可执迷，可没有做到。今天，傅大士想要敲醒梁武帝。然而傅大士仍没有让梁武帝明白：过度沉迷于佛法，也是一种执迷。

晚年的梁武帝老眼昏花，沉迷于佛教，疏于政治。傅大士三次进京要敲醒梁武帝，却是徒劳。但他的京城之行，却让大乘佛教在中土获得了传扬。既然无法敲醒帝王，傅大士便回到修行之所建立了双林寺。既然无法做到普度天下众生，至少他还可以解一隅的苦难。

傅大士再次将他的所有物品和资产捐给了寺院。没有住处，他就和妻子各自搭了房屋来居住。他们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日夜劳作，生活清苦。即便如此，他仍每年拿出粮食、财物来举办法会，赈济灾民，终身弘法不息。





傅大士弘法的一生，如他当初的偈一般。他空掉了一切来锄人心田，荣辱苦乐俱受俱行。他就如一池静水，始终保持着自性的静寂，任世间风雨，度于众生。曾经无人居住的云黄山，渐渐香烟轻飘，林间的唱诵中，是智慧在传诵。傅大士以清静之心，于世间种下了一棵菩提，龙华渐生渐长，终将成为中国佛教的最大宗派。

公元557年，梁朝被灭，一个短暂的鼎盛时代开始破灭。此后
的国号为陈。到了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傅大士病倒了。他
卧在病榻上对已成法师的两个儿子说：“和我一起发誓要度众生的
达摩，早已回到兜率天宫中等我了，我也不能久住世间。”不多日
后，傅大士圆寂了，终年七十三岁。



惜生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个道士在中国西北的沙漠石窟中守着几尊塑像。他每日扫着洞窟，拜拜道祖，念念道经，种种菜地。更重要的，就是清理尚还被尘沙淤塞的洞窟。

八年前，这个道士就来到了这里。当时他的家乡连年灾荒，他生计无着，只得四处流浪，渐渐西行。这一日，他来到三危山，见沙漠中竟有此山突兀而出，霞光中竟如有神住锡其间，不仅惊呼：

“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

山中的洞窟，有佛陀微笑，有天女飘飞，恍若天国。但此等宝窟，竟无人守护，任由沙卷羊侵，甚至还有牧民在此借宿生炊。道士此时已年近四十，虽身为道士，与佛徒有异，但见到此景，一股



使命感竟油然而生。从此，他住于此处，一边祀奉道祖，一边清理洞中的淤沙，还四处游说募捐，以获得维护清理这沙漠佛国的资金。一个道士就此成为佛国的守护者。

清淤的工作非常艰难，仅第16窟，道士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公元1900年的这一天，道士正在清淤，当沙子流出时，他发现洞壁裂了一个小孔，里面仿佛有光。道士用力推开一个小洞，他探头一看，里面竟有一间房屋，其内堆满了书卷。他一一检视，发现竟是上万卷唐朝的经书，更有不少古物。这俨然就是一个藏经洞！

听说三危山莫高窟出了宝物，四周的民众跑来观看，都以为之奇。然而道士想要以此向政府要求保护资金，却被官僚拖延了又拖延，官员们只是各自拿一些经卷来附庸风雅而已。他冒险给当时的老佛爷慈禧写了封密报信，可风雨飘摇的清廷，哪里顾得上这等小事。于是当西方的探险家从这里经过，声称对玄奘的崇拜而获取了道士的信任。虽然极不情愿，道士还是卖出了部分经文、壁画，以获得资金。

这个道士就是被称为敦煌罪人的王圆箓，在他为这沙漠佛国奉献半生的岁月里，他做的只是尽心而已，或许还能为自己在身后获得一个好名声，以成就自己的道业。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身后，留下的却是籍籍骂名。

人生在世所为何？在不少人的眼中，不过名和利。一个名声，就累得多少人营营求生。更有多少人，为着名垂千古的名声而舍生忘死。正是于此，王圆箓或许始终不会明白，自己的半生努力为何就化作了骂名。

在从王圆箓手中购得经卷的斯坦因看来，王圆箓对此处所倾尽的是全部的心血。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

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王圆箓的努力或许有个人的名在里面，但当看着经卷在官员们自私的抢夺中损毁，他也生出了超越名声的义愤。当斯坦因再次回到敦煌时，王圆箓对他说，当他看到经卷在官员们的搬运中导致损伤时，他后悔当初没有勇气和胆识将所有的藏书都给了斯坦因。他担心官员们的再次掠夺，便将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经书藏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名声于人有何用？与其为其负累，不如凭心而活。凭的什么心？唯一颗真心。真心做自己该做之事，不计较前尘与身前身后名，当可自在随心，没有遗憾。王圆箓为自己的理想尽了心，在他临死时，纵有遗憾，也是无愧了。当我们开始重新认识王圆箓，并为他正名时，看的亦是他的这颗真心。

屹立千年的敦煌莫高窟寂然无语，它自熠熠着佛国的光辉。王圆箓不过是莫高窟的一个过客，他所走过的岁月和他为莫高窟做的一切，不过是这千年中的一个点。再过千年，纵然莫高窟还耀着光芒四射的佛光，又有谁能记得这个道士？只有看破了生死的奥秘，方能放下这虚妄的记忆。

在王圆箓发现的这些经卷之中，有一人从千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这个人于盛唐时名声大盛，以至于后世的白话禅诗之风皆习于他。可不知为何他的身影竟淹没于时间的沙海，不为人知。

1925年，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复出版了一本《敦煌掇琐》。这是他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中所藏的敦煌写本中校录出来的内容，其中有民间文学，有社会记录，有文字学说。在这里，有一个叫做王梵志